

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 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闕正宗

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

一、前言

這次要談的是大崗山超峰寺派。高雄大崗山超峰寺的開山者為義敏（1875-1947）、永定（1877-1939）師徒，他們早年卓錫於台南開元寺，1903年師徒二人移錫超峰寺，於殖民時期開創出具全台影響力之法派，派下分別院主要集中在彰化、嘉義、台南、高雄、屏東一帶。

到大崗山後，義敏法師於台灣中南部四處雲遊勸募，開創派下分支道場彰化二水碧雲寺、嘉義清華山德源禪寺、彌陀寺、高雄白雲寺、屏東映泉寺等。永定法師則專注於大崗山之各項建設，1907年11月創建龍湖庵，專供女眾修行；1918年永定法師弟子開吉和尚（1887-?）於大崗山上創建蓮峰寺；1939年永定法師圓寂後，開吉和尚接任超峰寺住持。

二、超峰寺的前身與清末發展

（一）普陀幻住庵與紹光禪師

超峰寺所在的大崗山（亦稱大岡山），海拔340多公尺，遠古時代原為海底，因數萬前年地殼變動而上升，成為小山丘，故山上可發現許多珊瑚化石，在史前海蝕的影響下，產生許多天然石洞，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宛若世外桃源。乾隆五年（1740）來任的分巡台灣道劉良璧（生卒年不詳）曾云大崗山「山上大石聳秀，形如冠帽，中有大湖石洞」，¹奇峰怪石的大崗山成為高雄的名勝其來有自。光緒十七年（1891），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唐贊袞（生卒年不詳），也記錄了大崗山的景色與傳奇：

大岡山在鳳山縣治北三十五里，狀如覆舟，天陰埋影，晴霽則見。上有仙人跡，龍耳甕在焉。相傳郡有大事，此山必先鳴。據「古橋岡詩序」云：鳳邑未入版圖時，邑中人六月樵於大岡山，忽見古橋挺然山頂。向橋行里許，則有巨室一座。由石門入，庭花開落，階草繁榮，野鳥自呼，廂廊寂寂，壁間留題詩語及水墨畫跡；登堂一無所見。惟隻犬從內出，見人搖尾、不驚吠。曲折緣徑，皆合抱橘樹也。垂實如碗大，啗之甘香異常橘；因袖懷數顆。俄而斜陽入樹，山風襲人，遂荷樵歸；遍處誌之。至家以語人，出橘相示。再往，遂失所在。²

根據史料記載，清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紹光禪師於大崗山上結茅為庵，為建寺之始。³另據曾景來研究，超峰寺第一代住持為釋紹光，第二代瑞純和尚，第三代省輝和尚，第三代以下不明，直到

1. 清·劉良璧：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74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年，頁42。
2. 清·唐贊袞：《臺陽見聞錄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30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8年，頁109。
3. 義敏上人報恩紀念會：《慈恩拾穗——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：大崗山本山及法脈開山祖師義敏、永定二位上人簡介》，高雄：宏法寺，1976年，頁177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義敏、永定師徒接掌。⁴

紹光和尚結茅的草庵稱為「超峰岩觀音亭」，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經知府蔣允焄（生卒年不詳，乾隆二十八年來任）重修後，名為超峰寺。⁵連橫雖把蔣允焄誤植為蔣元樞，但把大崗山「賽飛瓦」的傳說描述得十分精彩：



日據時期的超峰寺

超峰寺在大岡山之上。雍正間，有僧紹光結茅於此，境絕清閤。乾隆二十八年，知府蔣元樞乃建為寺。每年春間，進香者多，嘗一日至數千人。先是元樞度建之時，慮木石難致。鳩工治材，積於山麓。乃揚言曰：本府夢大士來告，以某日某時，當化百千萬身，以建此寺。至日，觀者數千人，元樞亦至。又言曰：本府當率眾登山，以觀靈異；然不可徒手往，木石俱在，眾可量力為之。踴躍而前，一時俱舉，元樞亦手兩瓦為導。既上，命工建之，閱日而成。復言曰：此則大士化身之力也。故名。超峰寺前左有兩泉，水自石隙出，深不及尺，雖數千人飲之不竭。泉中有白蟹，

4. 曾景來：〈臺灣佛教資料：大岡山と超峰寺〉，《南瀛佛教》第16卷第12號，1938年11月，頁22。

5. 同註4，頁24。曾景來在文中指出另一可時間點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與蔣允焄修建有關，但蔣氏乾隆二十八年來台任知府，故乾隆二十八年較正確；又說與蔣元樞（1738-1781）有關，唯蔣元樞來台任知府時間為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小如錢，進香者向佛乞筭，始可得，攜歸畜之，謂可介福。⁶

從上可知，超峰寺從茅庵的型態發展成為寺院，知府蔣允焄為關鍵人物。

另一傳說，謂超峰寺前身乃晚明文人沈光文（1612-1688，字斯菴）1663年為避鄭經（1642-1681）追殺的逃禪變服藏身之所，史載「鄭經嗣爵，多所變更，斯菴知經無能為，且以一賦寓譏諷，為忌者所中，幾死于■（缺字）。乃改服為僧，入山不出」，⁷入山所居茅屋名曰「普陀幻住庵」。沈光文曾留詩一首：

磬聲飄出半林聞，中有茅庵隱白雲；
幾樹秋聲虛檻度，數竿清影碧窗分。
閒僧煮茗能留客，野鳥吟松獨遠群。
此日已將塵世隔，逃禪漫學誦經文。⁸

逃禪的同一年，沈光文寫給友人〈吳正甫忽欲為僧，以柬寄賦答〉：「常說為僧好，君今欲了緣；果然撇得下，只便悟當前。但使身無累，毋令世有權！釋名余早定，不是愛虛圓（余釋名超光）」。⁹故知，沈光文逃禪後法號超光。

因沈光文逃禪後法號超光，有將超光與紹光連結在一起者，但

6. 連橫：《雅堂文集·超峰寺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65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0年，頁221。

7. 清·蔣毓英：《臺灣府志·沈光文列傳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208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頁122。

8. 清·沈光文：〈普陀幻住庵〉，收在清·王瑛曾編：《重修鳳山縣志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146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年，頁377。

9.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：《臺灣詩鈔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280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0年，頁5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超光乃明鄭文人，而紹光於清雍正年間在大崗山結廬，二人時間相距超過一甲子，應是誤認。

（二）蔣允焄的預言

自清乾隆二十八年之後，超峰寺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並不清楚，只知同治三年（1864）時，台南市民謝日新到此地發願修繕；光緒八年（1882），董事許國又加以重修。¹⁰ 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的〈修造岡山路碑記〉，清楚記載了超峰寺與蔣允焄之關係：

岡山岩超峰寺，為前太守蔣公建。蔣公用形家言，謂「六十年後香火必大盛」；今果然，每歲進香者累萬盈千也。然而山徑崎嶇，比羊腸鳥道而倍險。邑人士謀修造之，醵金為資，鳩工鑿道，竟將千百年未開之路，築成階級。欲為文以記。¹¹

超峰寺大約始自蔣允焄改庵為寺之後，即從乾隆中葉逐漸發展，歷嘉慶朝而沉寂，至光緒復又興盛，清代台南文人章甫（1755-1816）〈宿岡山巖〉一詩反映此一事實：

山外連雲雲外山，雲巖古剎謝塵寰。
零星木石相牽引，斷續藤蘿且附攀。
避客免歸三窟裏，談禪僧現十方間。
浮生因果誰參破，夜半鐘聲夢覺關。

10. 曾景來：〈臺灣佛教資料：大崗山と超峰寺〉，《南瀛佛教》第16卷第12號，頁24。

11.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：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218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6年，頁365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從雍正年間以降，超峰寺歷三代住持釋紹光、瑞純和尚、省輝和尚，若每任住持以 20 年計，至少延續到乾隆末、嘉慶初，因此章甫描述的「談禪僧現十方間」，指的可能是省輝和尚。嘉慶中期後，有關大崗山與超峰寺的記載漸少，直到光緒末年、民國初年，超峰寺香火才逐漸興盛。這可從文人雅士留下部分吟詠山詩窺見，如許南英（1855-1917）的〈遊岡山超峰寺（「南樓令」）〉：

路入大岡山，沿溪轉幾灣，看超峰蕭寺山銜；
佛自無言僧寂寞，香火靜，掩柴關。
眾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，夕陽斜挂樹林間；
與病維摩初入定，尋舊夢，學逃禪。¹²

許南英還有另一首〈與謝石秋、星樓、林湘畹、黃茂笙遊岡山超峰寺中途遇雨〉：

遊憩超峰寺，登車日已曛；暮天銷薄靄，秋雨釀濃雲。
老去思依佛，閒來欲與君。西風吹斷雁，拭淚拜孤墳
（四弟墳在岡山下）！
雨露衣衫濕，泥塗手足勻。本無人我相，忽現色空身
（登山衣履盡濕，寺僧借衣衿一襲為予換乾。是衣似向山
鄰齋堂婦人借來，式與男人同，惟袖稍短耳）。
剝啄喧中夜，歡迎鬧比鄰。門前看墨妙，猶認老孫莘
（超峰寺匾額是外舅吳樵山手筆，勁秀猶存）。
到寺已三更，當頭月色清；朦朧秋樹影，歷亂夜泉聲。
我自貪斯景，人應悔此行。對床聯好句，不寐到天明。

12. 清·許南英：《窺園留草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47 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 年，頁 208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海外無名勝，南來祇此山。偶同鄉老話，猶認故侯顏。

莫問十年事，且偷半日閒。愧非蘇玉局，留帶鎮禪關。

從許南英的詩中可得知，文人遊大崗山，結交僧人談禪、夜宿山寺，為超峰寺題額，在在說明超峰寺不僅有僧侶常駐，同時因寺院供奉觀音菩薩頗有靈驗，成為庶民心靈皈依所在。1894年，南台灣大旱，農民因祈超峰寺觀音普降甘霖，被載入史冊：

光緒甲午，自春徂夏，闔郡不雨。農人難於佈種，心竊憂之；仍舊恭迎岡山觀音大士入城中。是日神甫降而雨大作，自午至戌，四埜均霑；非神之賜，不及此。¹³

超峰寺觀音信仰以靈驗著稱，晚清之後成為高雄地區重要名剎，報載：「迨光緒年間，郡人有往晉香者，醵資創立百昭堂，修築山路，砌成階砌，於是香火大熾。每年二三月間，頂禮焚修者絡繹不絕，靈應捷於影響。」¹⁴ 蔣允焄稱超峰寺「此地現雖荒僻，然六十年後，山下民居必稠密，寺中香火昌熾，不遜北港汝等誌之。至光緒甲申，已值六十年之期，郡人有往進香者，求之輒應，於是有創立百昭堂者，每歲二月即相率焚修喧傳遠近，香火之盛，幾駕北港鯤身而上」，¹⁵ 預言逐漸應驗。

進入日本殖民統治後，此一情況未變，1900年11月，台南至高雄鐵路鋪設完成，搭乘火車站至岡山車站，方便往來大崗山朝山

13.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：《臺灣關係文獻集零·奉部覆補授臺南府，紀恩一絕》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309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72年，頁164。

14. 〈崗山岩晉香竹枝詞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年1月26日，4版。

15. 〈瀛南隨筆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2年4月10日，6版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禮聖，且從火車上即可遠眺山寺，文人歌詠「大崗山上超峰寺，太守因緣繡佛地；勝會年年二月初；衣香繽影如雲至」，¹⁶ 每年農曆 2 月 19 觀音誕辰日，上山進香者絡繹不絕。1903 年，義敏、永定師徒開始駐錫，最終開展出大崗山超峰寺派。

三、超峰寺的建設與發展

自乾隆二十八年蔣允焄建設超峰寺以來，大崗山山腳下嘉祥 36 庄民輪流祭祀觀音菩薩，由於觀音靈驗，每年農曆正月至 3 月，遠近信眾前來進香者絡繹不絕，加上進入大正年間，殖民政府振興農業頗有佳績，同時興建阿公店至阿蓮庄的輕便鐵道，方便來往香客，¹⁷ 超峰寺逐漸成為南台灣重要叢林。

（一）義敏與永定師徒

義敏法師，俗名周春木，嘉義縣打貓東下堡番仔潭庄人，生於清光緒元年（1875），童年禮台南開元寺妙諦上人（生卒年不詳）出家，21 歲（1895）於福建鼓山湧泉寺受大戒，¹⁸ 回台後卓錫開元寺，1903 年與其弟子永定移錫大崗山超峰寺。



義敏法師

義敏法師為建設超峰寺，於中南部四處雲遊勸募，1911 年雲遊至嘉義，重修了清華山德源禪寺，同年 10 月，同在嘉義境內的

16. 謝一光：〈汽車內望大崗山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 年 12 月 21 日，1 版。

17. 〈落成建醮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4 年 3 月 13 日，6 版。

18. 義敏上人報恩紀念會：《慈恩拾穗——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：大崗山本山及法脈開山祖師義敏、永定二位上人簡介》，頁 177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彌陀寺「迄今日久失修，頹壞不堪，勢將傾圮，該廳紳士及諸慈善家，心焉惜之，乃聘請大目根堡番仔潭庄清華寺僧義敏禪師，住持其間從事修繕等事。該住持清修有素，遠近久耳其名，一聞駐錫彌陀寺，知為修築起見，廳下樂施者甚眾」，但是，總修繕經費超過二千元，義敏法師「擬於來月雲遊島內，冀得南北中大富豪，而慷慨好施之人，一承允諾自能濟事」。¹⁹1922年11月，義敏法師將離開清華山，信眾另聘其師弟義存和尚（1884-1947）住持。²⁰義敏法師四處雲遊勸募，住持並修復許多道場，為超峰寺開枝散葉立下基礎。

永定法師，俗名林蕃薯，原台南廳西港堡塭仔內庄蚶寮人氏，生於清光緒三年（1877），日據明治二十九年（1896）皈依齋教龍華派，禮林料先生為引證師，22歲禮義敏上人出家，住台南開元寺，歷監院兼住持職。²¹

明治三十六年（1903）永定辭退開元寺住持，移錫大崗山超峰寺；²²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，發心重建超峰寺，1908年大體完成主殿建設。²³在此期間，永定法師仍時常往來大崗山與



永定和尚

19. 〈嘉義通信／擬修佛寺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11年10月6日，3版。

20. 〈諸羅特訊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22年11月6日，6版。

21. 鄭卓雲：〈沙門列傳〉，《南瀛佛教》第9卷9號，1931年10月，頁20。

22. 同註21。

23. 徐壽：《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》，台南：國清寫真館，1932年，頁90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開元寺之間，1908 年才正式離開開元寺。

永定法師離開開元寺後，一方面協助玄精上人（1875-1921）重修開元寺大雄三寶殿，另一方面，建設大崗山超峰寺叢林計畫亦如火如荼地展開。²⁴1912 年，增築超峰寺二樓式兩廊；1914 年，購入靜山館加以整修之際，²⁵ 在本圓和尚（1883-1947）的協助下，獲總督府同意於高高屏地區募緣重修超峰寺，增建長廊，²⁶5 月 29 日舉行落成法會慶祝 5 天；²⁷1926 年，募緣增築三寶殿；1927 年，建築超峰寺三塔；²⁸1928 年計畫增建三寶殿，1932 年農曆 11 月，三寶殿正式舉行上樑儀式。²⁹

1913 年之後，凡搭火車來大崗山進香者，即有車資減免，1917 年 3 月，永定法師為使車資減免常態化並促進觀光，特向鐵道部申請減免香客火車票價，每年自 3 月 3 日至 18 日、4 月 19 日至 5 月 14 日止，凡香客從台南、屏東搭火車至阿公店車站者，持有進香憑據，可減免票價一成，抵阿公店後再搭輕便台車至大崗山朝聖。³⁰1915 年 12 月，阿公店菊池支廳長還特於超峰寺前建一休憩所，取名大崗山別莊，³¹ 為大崗山休閒與進香提供方便。

隨著 1930 年通往大崗山的汽車道完成，南部信眾一天之內可

24. 同註 21。

25. 〈大崗山三寶殿 舊十一月上梁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32 年 10 月 31 日，4 版。

26. 〈落成建醮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14 年 3 月 13 日，6 版。

27. 〈落成宴客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14 年 5 月 29 日，6 版。

28. 同註 23。

29. 同註 25。

30. 〈進香盛況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16 年 3 月 6 日）6 版。

31. 同註 30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以往返超峰寺，住山香客便逐漸減少，加上經濟不景氣，³² 使得 1932 年底上樑動工的三寶殿，延宕至 1943 年才竣工落成，可惜永定法師早於 1939 年圓寂，之後由其弟子開吉和尚承續。³³

義敏、永定師徒自進駐大崗山後，義敏法師為派下分別院的開拓，於台灣中南部四處雲遊，請其住持之寺院至少有彰化二水碧雲禪寺（1917）、嘉義清華山德源禪寺（1911）、嘉義彌陀寺（1913）、高雄茄荳白雲寺（1940）、龍泉寺（1923）與屏東映泉寺（1920），³⁴ 其中，除了茄荳白雲寺外，到 1927 年之前，義敏法師已完成派下寺院建設。

不同於師父義敏，永定法師主要工作除了大崗山硬體設備外，還有加盟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往來聯絡與弘法工作。

（二）加盟臨濟宗妙心寺派

1、弘法與教育

1916 年，超峰寺加入臨濟宗妙心寺派，同時成為派下高雄州的本部，1921 年 10 月，日僧東海宜誠（1892-1989）被「臨濟宗臺灣監督」任命為「臺灣聯絡寺廟齋堂總本部宗務主任」，負責南台灣法務工作。³⁵

1923 年 8 月，永定法師與龍華會會長廖炭（?-1938）、開元寺

32. 〈大岡山岩自通自動車以來商業不況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（夕刊）》，1930 年 5 月 29 日，4 版。

33. 施德昌：《臺灣佛教名蹟寶鑑》，台中：民德寫真館，1941 年，頁 93-94。

34. 義敏上人報恩紀念會：《慈恩拾穗——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：大崗山本山及法脈開山祖師義敏、永定二位上人簡介》，頁 177。

35. 愚善：〈高僧略歷〉，《南瀛佛教》第 7 卷 2 號，1929 年 3 月，頁 77-78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住持得圓和尚（1882-1946）組織「龍華會傳道團」四處布教，³⁶11月，嘉義內教場普濟寺三寶佛安座，同時設立臨濟宗開教所，義敏法師與東海宜誠、義存和尚宏開講筵；³⁷1924年秋，永定法師特設立〈大崗山、龍湖庵清修同住規約〉，管理超峰寺及龍湖庵。³⁸經過數年的努力，東海宜誠已成功將南部聯絡寺廟拓展至40餘座，1925年10月31日，於大崗山超峰寺下分設三個支部：第一支部高雄元亨寺、第二支部屏東臨濟宗布教所、第三支部東港明德堂。³⁹

大崗山超峰寺作為臨濟宗高雄州（高高屏地區）的本部，為臨濟宗的會務運作的中心，例如支部、布教所的成立及布教會議的召開等等，都會選擇在超峰寺舉行，如1926年6月9日，臨濟宗全島布教總會於超峰寺召開等。⁴⁰

超峰寺作為臨濟宗派下重要的一員，無論是宗派管理者或殖民政府，對其運作都十分支持，而永定法師亦努力建設成一大佛教叢林：

岡山郡下大岡山超峰寺，為高雄州下名勝之地，山明水秀，遙望殊佳，自僧永定掛錫後，細加整頓，於寺之南方，別建龍湖庵，為優婆夷修真養性之所。近再投巨金，築洋樓作香客休息地……現寺僧二十餘，女眾別住龍湖庵者六十餘名，以粵人居多。……曩因計畫大興叢林，曾向當局稟

36. 〈諸羅特訊／龍華會傳道團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23年8月7日，6版。

37. 〈諸羅特訊／三寶安座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23年11月22日，6版。

38. 釋天露：《大崗山超峰寺的組織與活動（1895-2001）》，圓光佛學研究所2002年畢業論文，頁104-111。

39. 〈臨濟寺支部發會式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（夕刊）》，1925年10月27日，2版。

40. 〈臨濟宗全島布教總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新報》，1926年6月7日，3版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請募款十二萬金，經蒙督府批准，近該寺住職永定，則向島內勸捐，聞該計畫頗大，除建築殿堂外，另擬闢一廣道至山以通自動車……。⁴¹

在永定法師的大崗山叢林化建設中，除超峰寺外，最重要的是 1907 年闢建龍湖庵。大崗山全山各寺庵屬臨濟宗者有蓮峰寺、龍湖庵、修性庵、福全堂，⁴² 其中蓮峰寺、龍湖庵則為超峰寺下院。

隨著臨濟宗「佛教慈濟團」設於台南開元寺內，為配合 1929 年 4 月高雄慈愛醫院的運作，大崗山派遣僧侶 12 名，與開元寺巡迴高雄州臨濟宗聯絡寺廟齋堂演講。⁴³ 與此同時，臨濟宗中南部加盟道場擬籌設佛學院於關仔嶺，1930 年 4 月 15 日，東海宜誠於台南大仙寺召開會議，永定及得圓法師出席協商，⁴⁴ 可惜最後並未實現。

重視僧眾教育的永定法師，於 1939 年籌組「大崗山佛教學院」。同年 2 月 11 日上午，東海宜誠召請相關人員，商議有關大崗山上臨濟宗妙心寺派佛教學院設立一事，決定 4 月中開學的計畫：⁴⁵

- (1) 大崗山佛教專修道場
- (2) 建二層講堂三十坪
- (3) 宿舍預定七十坪到一百坪

41. 〈岡山超峰寺將募巨款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（夕刊）》，1927 年 1 月 12 日，4 版。

42. 施德昌：《臺灣佛教名蹟寶鑑》，頁 93-94。

43. 〈佛教慈濟團／托鉢講演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 年 2 月 21 日，8 版。

44. 〈中南部佛教徒謀設學院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 年 4 月 14 日，8 版。

45. 〈大崗山佛教學院決定設立計劃〉，《南瀛佛教》第 17 卷 3 號，1939 年 3 月，頁 46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（4）禪宗專門道場樣式，可供六十人坐禪或充當自修教室

（5）工程費超峰寺分擔約四千圓

（6）學費一年十八圓，一學期六圓

由於籌設時間正值日本侵華戰爭期間，許多宗教活動受到限制，因此並沒有進一部資料確知此一佛學院運作情況。

2、天皇牌位的安奉

天皇牌位（又稱「御尊牌」）的安奉，是日本佛教宗派與台灣本土加盟連絡寺院關係緊密的措施之一，其中最積極者為臨濟宗妙心寺派。主要的奉安時間集中在 1917 年至 1936 年間，正是「西來庵事件」後，1937 年皇民化運動之前。

1917 年 3 月，台北圓山臨濟寺住持長谷慈圓（1880-1918）與五股觀音山凌雲禪寺住持本圓和尚、台南開元寺副寺成圓和尚（1890-1933），先是到華南作宗教視察，4 月底從上海直赴日本，在神戶時，開元寺住持傳芳和尚（1885-1919）加入，巡歷了東京、京都、大阪等主要城市，並獲岡田文部大臣接見，因「自覺」台灣佛教頹廢，白河大仙寺首先透過京都臨濟宗妙心寺派本山，要求下賜「御尊牌」，以及相傳由日僧惠心所作的丈六阿彌陀像，預計在同年 10 月 1 日安奉，據報導指出，「本島寺院像內地（日本）寺院安奉聖上萬壽牌，是臺灣佛要發展上大受注目之現象，是值得慶賀之事」。同時，還預計 10 月底在觀音山凌雲禪寺安奉「御尊牌」及舍利塔，11 月中旬在台南開元寺安奉「御尊牌」及大藏經。⁴⁶

首波安奉「御尊牌」以 20 座重要連絡寺廟為主，第一座接受

46. 〈本島佛教界の福音 今上陛下の御尊牌と彌陀の尊像を奉迎す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7 年 9 月 29 日，7 版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三十五期

天皇牌位的是白河大仙寺，時間為 1917 年 10 月 3 日。⁴⁷ 大崗山超峰寺本山並未接受天皇牌位安奉，但派下寺院大崗山龍湖庵於 1928 年 12 月 19 日安奉，⁴⁸ 蓮峰寺於 1940 年 12 月 13 日安奉。⁴⁹

大崗山超峰寺在義敏、永定師徒 30 餘年的建設發展下，與臨濟宗妙心寺派緊密結合，於弘法、教育上皆有長足之發展。

四、結語

大崗山超峰寺之創建，有史可稽，可追溯至清雍正年間，但與半世紀前沈光文逃禪之普陀幻住庵是否有關，尚無定論。而超峰寺成為南台灣重要觀音道場，與乾隆二十八年蔣允焄重建有關。清嘉慶之後，超峰寺陷入沉寂，直到清末光緒年間才逐漸復甦。

1903 年，義敏、永定師徒移錫超峰寺建設，義敏法師於中南部發展分支下院，永定法師則全力推展大崗山硬體建設，於 1916 年加盟臨濟宗妙心寺派後，強化弘法、教育的開展，於殖民中期（1910-1930）逐漸發展成南台灣重要法派。與其他三派（基隆靈泉寺、五股凌雲寺、苗栗法雲寺）不同的是，殖民時期，超峰寺及其派下寺院未主辦任何傳戒，派下緇素都亟望開傳戒會，光復後，大崗山派下徒眾最終於 1951 年歲末促成大仙寺傳戒。

47. 〈御尊牌奉迎 拜戴式舉行さる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7 年 10 月 4 日，7 版。

48. 〈臨濟宗聖壽尊牌奉安式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8 年 11 月 10 日，9 版。

49. 〈聖壽尊牌的安奉儀式〉，《南瀛佛教》第 19 卷第 1 號，1941 年 1 月，頁 49。

〈台灣佛教新史〉之十七—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（五）



超峰寺今貌